

清朝怀宁进士、礼部员外郎汪德钺去世后，他的儿子请求姚鼐撰墓志铭，姚鼐没有推辞，写下《礼部员外郎怀宁汪君墓志铭》，虽只有数百字，但表达了他对汪德钺一生的理解和同情，赞赏和肯定，尤其流露他俩对于“气”的看法特别一致。

清代理学派与经学派经常打口水仗，甚至上升到人格道德层面进行人身攻击。现在看来有点出格，实际上中国传统思想“学道一体”。道有高下，学有雅俗，这自然关系到人品道德问题。桐城派所谓的“义理”，是以宋学，即朱子理学为基础，姚鼐批评经学（汉学）家的学术“破碎不通”，甚至骂戴震：“身灭绝嗣，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。”汪德钺以经学为重，他提出：“经学之盛衰，与人才、国运相表里。”“若夫文艺一途，必也先之读经，以识治道之本。”（《上宰家朱石君先生书》）按理说，姚鼐与汪德钺是“道不同”的两个阵营中的人，但姚鼐认为汪德钺是不同于世俗的经学者，他说：“世俗说经者，不务讲明，服习圣道、行天下之公是，而求一己之私名。攫取隐僻为异，而不必其中；辨析琐碎为博，而不必其当；好恶党仇，乖隔错迕；是失圣人所以作经之本意，而以博闻强识滋其非者也。”在墓志铭中，姚鼐对汪德钺的评价很高：“扶正道率后贤，是可谓君子之为学矣。”

我一开始对此评价表示质疑，是因为他跟汪德钺同为安庆老乡才如此褒奖，还是由于墓志铭这种体裁意识驱使他采取正面评价？直到我在汪德钺

致朱筠的信中读到“公接见诸生，唯以通经学古再三开道，不啻如家人父子之相告语。斯盖下以作育天下之人才，而上以培国家之气脉，使诸生处为淳儒，出为名臣，相与赞襄文治……”这段话中“国家气脉”四个字，表明姚鼐的评价是真诚的，没有故意拔高与溢美。

我们今天好谈“文脉”，殊不知“文脉”之续，靠的是“气脉贯通”。在姚鼐的世界观中，万物无不由气而成，“夫山川之用在于气”“山川气之所聚”；他夸人“才丰气盛，锐挺飙兴，不可阻遏”“气生乎神，神生乎人心”……于是，他有了这样的逻辑体认：“夫诗之至善者，文与质备，道与艺合，心手之运，贯彻万物，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。”“文字者，犹人之言语者，有气以充之，则观其文也，虽百世而后，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；无气，则积字焉而已。意与气相御而为辞，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，反复进退之态，采色之华。”

姚鼐欣赏汪德钺的“心气”和“文气”，他说：“君深识天下事利病，遇义慷慨敢为，使端行一方，施于政事，亦当有可观者，惜其仕与学皆未竟而身没矣。”姚鼐虽然没有举例说明，但我已不再质疑。汪德钺曾向嘉庆皇帝的老师朱珪写信：“伏维我公浑然元气，足以培养生人之命脉，而又神明内朗，于天下利病得失烛照而著次之。”“夫利口便捷之人进，则持重敦厚、培养元气之人黜矣。”他的观点是：有气节的人，才会有操

W

月光城 随笔

文脉与气脉

何诚斌

守，“操守固，则才猷乃助之为善；无操守，才具愈敏，愈以资之为毒而已矣。”……他敢于这样说，因为他看到“承平日久”的国家气脉衰微，而自己有一腔浩然之气，焉能不迸发出来？

汪德钺确实如姚鼐所言，是个“慷慨敢为”的人。清朝统治者，“惟恐汉人之不尊之”，于是进行礼制改革，规定大臣除自称奴才外，还得行三跪九叩礼。《清会典》：“大朝，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，其他朝仪亦如之。”清朝之前，大臣见皇上，或小官见大官是不用下跪的，作揖就行了，两手抱拳高抬，身体略弯，两脚并放，以示敬意。行礼之后，还可以坐下来说话，如《明史·礼志》载：“凡百官于御前侍坐，有官奏事，必起立。奏毕，复坐。”清初沿袭明朝礼仪，各部各司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及主事以下七品小京官在向中央各部长官如尚书、侍郎等汇报请示工作时只是作长揖，可到了乾隆末年，又改制为屈膝行半跪礼。

汪德钺提出了异议。他讨厌下跪，跪一次尊严就受到伤害一次；读书人一次次下跪，丢掉的是阳刚之气，多半变成奴性十足的人。他在《上大宗伯纪晓岚师书》中力陈跪礼、尤其是下属向上司跪拜之礼对人心及人性会起负面作用，它关系着士大夫的廉耻、气节，甚而关系着社稷是否巩固。人与人虽然地位不平等，职位有高下，但人格是平等的、独立的，君子不会谋富贵而辱没人格，也不会为了求功名而辱没人格，所以至少司官（部门小官）见堂官

（部级大官）不能下跪。他说：“夫拜跪，细事耳，而所关甚巨。自古宗社之巩固，由士大夫之有气节，气节之能植，由士大夫之识廉耻。”

汪德钺坚持跟那些以为跪拜只是一种礼仪而无关乎廉耻的人辩论，认为对于“高洁特立之士”来说，跪拜与否，“气义之所关者重矣”。汪德钺的建言对纪晓岚触动很大，清初以来，儒生的独立人格可谓消失殆尽，很多人不是成为嬉皮笑脸的弄臣，就是低三下四的庸臣，哪个还敢立着身子直言进谏呢？纪晓岚认同汪德钺的建议，嘉许他说得好，于是上书皇上，得以批准改属吏见长官半跪复为长揖。

姚鼐44岁坚意退出官场，是否也看出“乾隆盛世”趋显“气虚”？他说：“古之君子，仕非苟焉而已，将度其志可行于时，其道可济于众。”他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、安庆敬敷书院、歙县紫阳书院、南京钟山书院，通过致力于教育，以延中华气脉。姚鼐和汪德钺的个性与气质虽不同，但“气类相同”，所以无论彼此治汉学，还是宋学，也没影响他们的交往。姚鼐在安庆敬敷书院时，汪德钺拜访了他，一谈而心气相通。他们的“气说”，从做人处事到文章学问再到国家命运，遵循的是“气不盈，理不张”的理念，亦即所谓文脉，它不是静止的，若气不殆荡就会郁结，必然会引起神州板荡。难怪孔夫子说：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又如《左传》说：“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。”

他是她初中同学，性格温和，说话轻言细语，做事细心，会照顾人，爱“呵呵呵”地笑，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。

初一的第二个学期，他和她成了邻桌。他不像别的男生，不怎么和女同学说话，他会问她数学题，还有不会写的字。中午没有作业的时候，他就和她在教室里说笑话，玩游戏。她会从家里带零食、课外书和他分享。他也时不时从家里带水煮鸡蛋给她吃。那段时间他们相处得很愉快。

一天下午，班主任拿着一叠白纸走进教室，说要在班上选出一名“校级三好学生”。

班主任很严肃地强调评上“校级三好学生”，考中专的时候可以加分，要大家认真对待。公办中专是香饽饽，考上公办中专就意味着捧上铁饭碗。

考中专的都是班上的前几名尖子生。

班主任说，“校级三好学生”就在她和另一名男生中选出。说完就开始发选票，让学生们投票。一个高个子男

生唱票，和她关系好的阳光男孩计票。

无记名投票开始了，班主任在黑板上写“正”字，得一票就写一笔。

投票很激烈，她和那名男生只差一票，不是他多一票就是她多一票。看到这个情形，她很受挫，她原以为会遥遥领先，因为她的成绩比那名男生好，每次考试她都是第一名，他是第二名。她理所当然地认为，同学们应该把票投给她。

冲动之下她站起来问：我的成绩比他好，你们为什么不把票投给我？

话音刚落，就有一个男同学“噌”地站起来，大声说：你太高傲了！

他话一说完，同学们就骚动起来。她扭头一看，那个发言的男生涨红着脸，挥舞着手，情绪很激动。

她尴尬极了，脸涨得通红。阳光男孩赶紧近前拉她坐下，小声对她说：你别担心，我最后投，我这一票投给你。

她感动地看着他，心想他

T

月光城 小小说

投票

张玉萍

真好。

投票依然很激烈，你追我赶，我赶你追。最关键的时候到了，她和那个男生的票数相同，只剩下阳光男孩手里的这一票了。

她激动地有些眩晕。

恍惚中她看见阳光男孩对她笑了笑，在白纸上写下她的名字，把写有她名字的纸条交给了班主任。

投票最后的结果是那名男生比她多一票。被评为校级“三好学生”。她很不甘心。她问阳光男孩有没有把票投给她。

阳光男孩说：我投了你。

那为什么……

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……阳光男孩低着头难过地说。

所幸她很自信，很快走出不甘，一头扎进书海，埋头苦读。毕业的时候，凭着扎实功底和勤奋考上了外地一所很有名气的公办师范。

三年后，她回到家乡做了老师，捧上了铁饭碗。

阳光男孩没考上高中，初中毕业后去读了一所职业学校，然后就打工去了，杳无音信。

她长相清秀，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追求她的人很多。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走进她的心里。

班上除了她和小军（评上校级“三好学生”的那个男生）在体制内上班外，其余的都出去打工去了。有一年年底，阳光男孩回来了，像老大哥一样组织同学聚会。她对往事已经释怀，响应号召，参加了这次聚会。

推杯换盏，酒过三巡，大家都有几分醉意。不知谁提起当年投票的事。她半开玩笑认真地问阳光男孩，到底有没有把票投给她。

阳光男孩看着她说道：开始我想把票投给你，后来想到小军家的情况，如果他考不上中专，他就没有机会读书了。你不同，你可以复读，可以读高中，所以我就把票投给他了。真是对不起……